



解龙一小说之妙
品生活况味之趣

藤花香

龙一◎著

纵贯古今的题材 异彩纷呈的趣味
从容不迫的叙述 精雕细琢的语言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藤花香 / 龙一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5104-1528-9

I. ①藤… II. ①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6391号

藤花香

策 划: 青豆书坊

作 者: 龙一

责任编辑: 余守斌 熊文霞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电话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80mm × 960mm 1/16

字 数: 160千字

印 张: 16.25

版 次: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528-9

定 价: 2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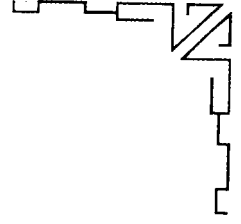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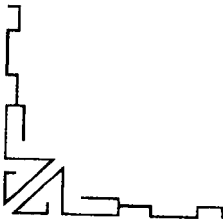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目 录

藤花香	1
爱国者	45
荆棘满怀抱	99
大画师	161
屋顶上的男孩	173
义气	193
男孩的荣誉	213
喜宴	231
后记	251



藤花香



第一部 藤花糕

1

197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，三龙家来了位稀客。

“无论如何，请您帮这个忙啊。”小叶的妈妈林阿姨两眼殷殷的，望着三龙的母亲，声音急切，像是在商量件天大的事情。

三龙的母亲摇着双手，但不是在拒绝：“这可不算什么事，都是阶级姐妹，只是，我怕家里那个愣头青惹恼了你家姑娘，他向来是个没轻没重的。”

“不会的，三龙可是个招人疼的好孩子，谢谢您啦。”林阿姨感激不尽。

“那就试试吧，回头我嘱咐嘱咐他。”三龙的母亲顺手抄起光杆没毛的掸子。

“哎呀，您可千万不要吓唬他。”

事情算是说定了，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地往外走。林阿姨向三

龙的父亲点头告别，他却连眼皮也没动。当丈夫的，在年轻貌美的寡妇面前理当稳重得近乎无礼。

三龙却不高兴惹上这么个麻烦，他觉得父母根本就没把他当成大小伙子看待，连问他一声都不屑得问，就随便答应了人家。他早便觉得自己是个大人，15岁，一人多高，要放在旧社会，儿子都满街跑了。

没吃早饭，三龙便往外跑。母亲在叫：“到后边去迎迎人家。”

林阿姨住在后边的胡同里，但三龙却想偷着跑到街上去，不管父母答应了人家什么，他可没答应。

没想到，小叶早便守在胡同口上。既然给堵了个正着，大老爷们儿就得有个担待，他说：“那就走吧。”

他在前边走，小叶在后边跟着，不声不响。她手上的书包若是换成娃娃，这倒像是个回娘家的小队伍。三龙心里转着怪念头，生怕有同学看出来他们是在一起走。

他们两个的学校在铁道外边，挺远，路上有不少的坏孩子，见路过的男孩子就打，见女孩子就欺负，危险大大的。

三龙用了整整一年的功夫，把这条路上的坏小子们挨着个地收拾了一遍，经过了多少大小阵仗，负过多少次伤就甭提了。如今坏小子们望见他，有的远远地避开，有的跑过来点头哈腰地献殷勤，他不爱搭理他们，但由此也在心底生出一股子得意。

现在他走在上学的路上，就如同老虎大摇大摆地在自己的领地上巡视，小叶只是跟在后边沾光的猴子，能不受人欺负，全仗着他的威风。三龙喜欢这个比喻。

小叶有个很难听的绰号，叫“资产阶级小爬虫”。这许是因为她的衣服，她总是比资产阶级思想最严重的老师穿得还要高级。于是，欺负她的人很多。这个绰号三龙知道，但他从来也没叫过。欺负女孩子的事，不是男人干的。

望见了学校大门，小叶快步赶上来，把一个手帕包递给他。

真是没眼力，这会儿学校门前一大堆人，见他收了个女孩子的东西，那还了得！三龙迈开大步把小叶甩在后边，好像根本不知道有她这个人。其实他很想知道那包里边是什么好吃食，因为他嗅到了一股甜香，但他绝不会去看，绝不。

四月里的好天气，反而会让人发懒，不只是身上，连同意识深处也一样。

午觉起来，小叶的妈妈玉柔原本打算着挑几针花样。女儿小叶长得快，身上的衣裳穿不住。新毛线衣早便打好了，只是上边的花样总也没选定，好在她有的是功夫，不用像别人那样三班倒、八小时地忙活。但也不该一件毛衣挑两个月的花呀！她独自笑了起来，无声的，笑她自己。

院子里的香椿树长得相当茂盛，今年发的枝条多，长长的四下里垂着，像柄大而无当的巨伞。与香椿长在一起的是两棵藤萝，一棵有手腕粗细，另一棵也有核桃那么粗，在树干上绕了两匝，便被引到凉棚上去了。

她想起刚嫁过来的那个春天，公公咬着长长的白玉烟嘴，“中华”烟好闻的香气缭绕在肩头，像个不得志的神仙。他指着那棵紫藤说：“这家伙早晚得把树缠死。”便指挥手下的小战士搭了个凉棚，将紫藤引上去。

公公是军人，出身不好，但起义得早，在部队里干军需，喜欢部下叫他林处长。

不想，第二年小叶出生，树根下又长出一棵白藤，也在树上缠了两匝。林处长笑道：“不听命令的东西。”同样把它引到凉棚上去了。

每年夏天一到，高大的杉木凉棚上盖满绿油油的叶子，玉

柔在下边哄着小叶玩耍，心底常常升起的，是那种终身有靠的安适，她便很快乐。即使在小叶三岁时丈夫牺牲，她也没有痛不欲生，总得活着不是？她安慰自己。于是，她也不出去工作，每月领取不多的烈士抚恤金，便关上大门过小日子。

“外边人多，又乱，到处挤得人肉味，吃不消。”她常常对小叶这么说。等到小叶大些，不那么听话的时候，她又对那棵香椿树这么说。

藤萝上的花穗已经抽出了短芽，用不了半个月就该繁花满树。到时候紫多白少，衬着新生的藤叶与淡绿的香椿叶，那气氛竟像是一场喧闹的游行。这种过分健康繁盛的样子，甚至会让玉柔心生不安，于是，她常常要把紫藤花剪下一半，院中便安静了。

有好半天的功夫，她抚着树干只管出神，却又好像什么也没想，脸上浮起的笑意，少女般地简单。大好春光里，一味地神游也是件乐事。半天才转出来的这个念头，让她心下放得更宽了。

外边有人敲门，犹犹豫豫的。

“家里没有人啊，请您另找个时候再来吧。”玉柔拾起那件毛衣，开始思量什么花样最配这种淡淡的茶色。她知道敲门的是哪一个。

“我给您带来一点东西。”门外的男人极有耐心。

“放在门墩上吧，麻烦您啦。”

“孩子没在家，我们正好谈谈。”

“实在是对不住您，不当着孩子的面，我可是什么人也不见哪。”

“您真的就不给我一点点机会？”

“您找个孩子在家的时候再来吧，谢谢您，我正忙着哪。”

玉柔又把毛衣放在一边，取下暖水瓶的塞子，用手背试了试水气的温度，不热，便去捅开炉火，烧上少半壶水。

一只甲虫爬上了毛衣，光亮的背壳上，黑色的圆点衬着桔红

的底色十分醒目。

若用深浅两种灰色细线在毛衣上挑只大雁，应该不错吧？玉柔手上拿着茶碗，盯住甲虫，想象灰色的大雁在淡茶色的背景上会是什么样子。

门外的石礅上放着一只细小的茶叶罐，绿色，没有标签。

玉柔熟练地打开盖子，放到小巧的鼻子下边闻了闻，鼻梁上皱起满意的细纹，给光滑圆润的小脸儿添上几分俏皮。

罐子里，一片片小巧的嫩芽扁扁的，炒米色下边透出一股子撩人的绿意。眼下清明节刚过，这么好的龙井茶必是坐火车带过来的，若从杭州邮寄，至少也得十几天，不会这么快。

公公活着的时候，每年这几天也该喝上新茶了。

细白瓷的茶碗里早准备了一点点凉开水，茶叶被浸湿后绿意才真正显露出来。“妙啊！”她感叹。龙井茶的香气有形有质，简直可以让人触摸到实物。

炉火上的水壶嘶嘶地响，她又在琢磨，今天晚饭，该用泡过的茶叶做道什么别致的菜肴。

送茶叶来的那个男人，她已经忘在脑后了。

2

三龙晚饭喝了三大碗玉米面的黍黍汤，把碗一撂，便抄起花砖往外走，肚子鼓鼓的，两头尖尖的黍黍在里边逛荡。

刚刚才端起饭碗的母亲在后边问：“今天你送小叶姑娘回来的？”

“是我带她回来的。”

“人家家里有难处，帮一把是一把，也不费你什么事。”母亲

是个热心人。

“天天屁股后边跟着个丫头，烦不烦人？”三龙没有关门便去了。

他住的地方挺怪，一条南北胡同贯通两条街，但东西向的死胡同却有三条，各不相对，形成一个个丁字路口。中间那个丁字路口上有个路灯，南边的胡同里住着小叶。三龙每天晚上打熬力气、锻炼肌肉的地方，就在这路灯下。

他往南瞟了一眼，也没打算看见什么人，只是一瞟而已，便拿起花砖来练，骑马蹲裆的架式，两只花砖从腰间起，旋转着推出去，收回来，再推出去，左来右往，一会儿身上就见了汗。

他的花砖是整条街上最精致的一对，常会有大人隔着几条街跑来欣赏它们，向他讨教制作方法，但没有一个人仿制成功，于是便成了宝物。

没有好砖当然做不成！三龙懒得指点那些笨人。

早几年旧城里拆老君堂，他在成堆的砖头中，千挑万选出这对檐角砖，听说是600年的旧物，比普通砖大一倍，无疤无结，无裂无砂。他把两块砖互相摩擦，砖粉纷纷而下，直到磨得通体滑腻，摸上去有丝绒的感觉，方才浸在水里，一点一点地掏出握手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。这对花砖，便是他三龙心灵手巧的见证。大人们都这么夸赞他。

等到第二身汗出来，肚子里的汤汤水水早就没了踪影。

“练着呢。”胡同中的半大小子们出来了，鼓着肚子，手里各自拿着自己打熬力气的家伙。

三龙把花砖放在电灯杆的后边，怕被人一脚踩伤。他向来是个出手大方的人，但这对花砖从不放手。

“我们听说，你跟‘小爬虫’腻乎上啦？”来人都是三龙的手下，虽说平日里服服帖帖的，却也难保没有造反夺权的野心。

“屁话！”三龙嘴撇得似瓢。

“今天一早晨，她可就在这儿等你，见你出来，俩人扭扭儿地一块上学去啦。”七嘴八舌，说的倒是一个意思。

“没有的事。”他把花砖又拿了出来，拎在手中，像是要打人。

“下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啦，她跟在你后边，小媳妇赛的，又一块儿回来。”今天这几个小子不大对劲儿。

三龙掂了掂花砖，说：“别扯那没用的，今儿个看看你们的能耐，谁有本事，用我这花砖来比比？”

比赛推花砖，比的是臂力，那几个小子里边，还真有几个不比他差的，尤其是住在胡同口的大虎，但他这会儿没在。

“一说那‘小爬虫’，你连花砖都舍得给我们使了。”一阵哄笑。

三龙把眼立起来，两块花砖合在一只手里，平平地举着，把他们挨着个地瞅，近得鼻子碰鼻子。他的对头大虎若在，他就不能用这种生硬的手段压服他们，那是个难对付的家伙，论气力和打架的手段，都不比他差。

目光里威慑着他们，三龙的鼻子却嗅出了他们的晚饭：有俩小子吃的臭咸鱼，另两个吃的是葱花炒窝头，还有一个嘴里青虚虚地冒苦味，晚饭必是苣荬菜大包子，玉米面的皮儿。他厌恶这些人嘴里冒出来的穷气，也同样厌恶自己嘴里的气味。

穷人却长着个好使的鼻子，绝不是福气。他埋怨自己。

但他必须得压下这种犯上作乱的苗头，要不，宠了这次就惯了他们下次。“别给脸不要脸，让你们玩花砖，就给足了面子。”他追上一句。

有几个小子把脖子缩了回去，却不是真心服气的样儿。临散有人大着胆子冒出一句：“你要是宠着那个‘小爬虫’，我们可不认你这个头儿。”

为了个丫头，吃这帮小子的话，不值；若让他们造了反，爬到他头上来，那就更不值了。三龙觉得父母给他找了麻烦，但父母说出来的话又不能不听。在这个地界，男孩子若是不孝顺，那比狗屎混蛋还不如，上公厕也没有坑让他蹲，简直就不能算个人。这个道理他懂，所以很无奈。

小叶把手帕里包着的白面枣卷儿放进厨房，早早地回到自己屋里，把门关上。母亲在外边问个不休，终于没敢推门进来。

她不喜欢母亲这种样子，一味地讨好人，只会被人轻贱了。她绝不会去讨好那个三龙，跟在他后边上下学是一回事，但绝不去讨好他。

爸爸因公牺牲后，家里只剩下她们娘俩，不知怎么的，一天天地过去，家里渐渐显出没有主心骨来，母亲只顾自己哄着自己玩，要不就是一味地宠她，也不与外人来往。她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办。母亲没主意，她有主意，但却不知道这种孩子主意是不是正确、是不是合用，天底下，哪有15岁的女孩子当家的？她也不会当家呀！

大颗的泪珠从眼角冒出来，一下子冲到下颏上，急急地如同坠落的果实。她没有去擦，就这么湿湿地扬着脸。等泪水干了，脸上紧绷绷的，会提醒她曾伤心过。这已经习惯了。她打开房门。

“快过来吃饭吧，龙井豆腐羹。”母亲穿件机织的开斯米毛线坎肩，上边繁复的花样是她自己挑的。

她为什么不能像别人的母亲，布衣布裤的朴素一点？不能批评母亲，没有这规矩。小叶坐到桌边，没言语。

她家住着三间北房，另外一间厢房原是爷爷回来时住的地方，院子是胡同中最大的，独门独院。许是院子大了些，总让她感觉到冷清，没有人气，哪怕养两只小鸡，在脚下跑来跑去的，也能

算是口儿人。

“路上还好吧？”母亲似是不经意地问，目光在她脸上绕来绕去。

“……”

“没有人欺负你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于是，母亲脸上浮起一种功臣似的自得。她这是第一次与胡同中的人打交道，居然成功，有理由高兴。她害怕外边的人。为此小叶有几分伤感，替母亲。

有人在敲院门，两长两短，这是送鱼的来了。凡被允许上门的人，每个都有自己敲门的暗号。其实家里十天八天的也不会有人敲一次门，她觉得母亲小心得过分了。

母亲端着小盆回来，里边是两只螃蟹，七八只虾蛄，很新鲜。

四月份正是吃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但副食店里多少年也见不到，据说都卖给外国人吃了。她们家的海鲜，常年有海边的渔民给偷着送来，价钱贵些母亲不在乎，但那人若被民警抓住，可是个不小的罪过。

“把三龙叫来一起吃吧，好吗？”母亲胡出主意。

“不许你叫他上门。”这口气太生硬，小叶认为自己不是个孝顺孩子，便从心底涌起一阵酸楚。

3

大虎终于出面来挑战了，就在三龙下学的路上。

小叶跟在后边七八步远，也停下脚步。三龙拿出满不在乎的派头凑到大虎面前，手在背后摆了摆，让小叶赶快离开他，鼻子却

先触到对方破背心上的汗臭。

“我听说，你可是越来越娘们儿啦，有这事么？”大虎人如其名，大脑袋，大嘴巴，大拳头，生就的厉害相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三龙两脚不丁不八，松开双肩，手指勾住书包的底部，若动起手来，手指向上一托，书包便能滑到地上，少了碍手的東西。

三龙认为，论身板儿，论劲头儿，他在这一带并不算出类拔萃，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全仗着他比别人机灵。占得一步先机，便能多出八分胜算，这是拳头里边打出来的经验。

“我什么意思？你既然跟个丫头粘缠上了，就别再霸着这条街，把地界给我让出来。”大虎说。

“你要占这条街？”你若占了这条街，少不了得收小孩子的早点钱，三龙心道。他最恨的就是这种事，欺负小孩子，特别是女孩子，不算男人。

“不错。”大虎气粗胆壮的样子。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凭的就是爷爷这对拳头。”

这都是批《水浒》闹的，男孩子人人一嘴梁山好汉的话头。三龙笑了，笑得极开心，像是得了个什么宝贝似的，说：“你小子也论拳头，看见没有，这才叫拳头。”没见他屈肘，拳头便出去了，打在路边的白腊树上，树顶新生的枝叶哗哗地响。

“要想抢爷爷的地盘，你打错了主意。回家先把你的尿褥子晒晒干，再来找爷爷说话。”三龙拎起书包带一抡，背到肩上。书包从大虎头上飞过，他一缩头，没敢伸手。

大虎只是一时被镇住了，三龙清楚这分寸。从此麻烦就算来了，为了个小丫头片子的缘故，他得拿出打江山的劲头，才能维持住在这条街上的地位。

一直望着大虎跑进了胡同，他这才迈步往家走。他的手关节处被粗糙的树皮碰破，血腥气弥漫在空中。大虎没有看到这处伤，他的鼻子也没这么灵。不能让对方的心里存着一丝一毫的侥幸，更不能给他们半点机会。这是他从大街上的艰苦争斗中学来的真理，不输于《论持久战》。

一条干净的小手帕从后边递过来，上边绣着黄色的花朵。

“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，想等着挨揍？”三龙对女孩子从来没这么粗鲁过，因为他根本不与女孩子讲话。

“我家里有云南白药。”小叶毫无惧色，扬着脸，眼睛盯着他的眼睛。

她的眼睛不太黑，睫毛倒挺长，目光像个大人。但三龙宁愿抽自己俩耳光，也不会让她给裹伤，便逃也似的去了。没来由地，惹上这等麻烦……

刚刚挑了个大雁脑袋，玉柔便发现位置放得不对，照这个样子挑出来，大雁尾巴得转到毛衣后背上。她并没有急着拆那脑袋，却走到凉棚下盯着藤萝的花穗看，想象着繁花累累的景致。

今年是一次剪下半篮紫藤花晾上，还是随用随剪？她一时还拿不定主意，便想喝点什么。倒不是她口渴，只是这个不合适的大雁脑袋让她白费了不少的功夫，所以得安慰自己一下。

那个男人又在外边敲门，却不肯出声叫人，只是一味地敲，粘粘缠缠地，显示出软弱的决心。

坐了半天，口中发粘发苦，喝绿茶显然不适宜。玉柔用手托住腮，琢磨这会儿该是什么口味。

门上仍在敲。

公公从来也不敲门，而是叫一声“来人哪”或是“来呀”。丈夫敲门，是用手掌拍，啪啪地一声连着一声，小叶倒是把这些遗传